

沪苏首个省级共建园区——

打造长三角“飞地经济”示范区

2024年6月,上海大都市圈的成员城市由“1+8”扩容为“1+13”,江苏盐城赫然在列,顺利实现“入群”梦想。作为上海“飞地”的2.0版本,地处盐城大丰的沪苏首个省级合作共建园区——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将如何立足新起点迎风生长、再攀高峰,备受关注。

盐城与上海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经济相融。半个多世纪前,10万名知青从上海出发,落户盐城大丰建设农场,大丰上海农场这个上海市域外最大的“飞地”由此成为两座城市交融互动的桥梁。近年来,在上海的这块“飞地”上,又拔节生长出沪苏两地首个省级政府层面合作共建园区——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

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由上

海市政府和江苏省政府在2015年11月共同设立,规划面积33平方公里,现有开发区域4平方公里,重点发展新能源、新基建、新农业三大产业及主导型新兴产业。集聚区已纳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及上海、江苏实施方案,并被授予“长三角共建省际产业合作示范园”。

此外,集聚区坚持“去围墙、去边界”的工作格局,积极谋求与当地发展的同频共振。其中,落户集聚区的正泰新能盐城基地是由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合作在江苏投资的首个制造业项目,2021年2月建成投产,并于2023年完成零碳工厂认证。去年,该基地实现产值62亿元、开票销售92亿元,税收超0.95亿元。

通过“飞地”的紧密相连,盐城与

上海的关系也越来越亲近。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长三角中心区27个城市之一,盐城明确提出“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

目前,盐城已与上海长宁、徐汇、普陀等结为友好城区,与漕河泾开发区、嘉定工业区等合作成立11家共建园区,占上海对外合作园区的三分之一,实现县域全覆盖。去年,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扩容,盐城成功跻身这个长三角最大、阵容最豪华的都市圈。

如今的盐城,正积极抢抓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机遇,主动服务和融入上海大都市圈,并确立了新的城市定位——努力打造长三角产业发展新空间、保障保供大基地、生态休

闲大花园。

作为盐城“飞地经济”发展的先行区,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面对新发展机遇,正着力推动园区实现新的跃升。

谈及具体路径,大丰区发改委主任陈小龙向澎湃新闻介绍,首先,强化与大都市圈规划协同,与上海大都市圈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相衔接,发挥规划对“飞地经济”发展的战略导向作用;其次,坚持基础设施先行,强化双方的合作,共同完善集聚区的载体配套;再次,增强项目的支撑作用,与上海的重要板块共同协作,招引重大项目;第四,增强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平台建设、项目招引持续发力,提升集聚区的科技创新活力。

来源:澎湃新闻

把工位搬进山水间,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远程工作,追求自由、灵活的生活方式

数字游民:“边休闲边挣钱”的梦想能否照进现实?

风吹过丰梧村一片金黄的油菜花海,轻拂在大茶缸创作论坛上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脸上。沁入心脾的油菜花香,与“如何在乡村进行在地创作”的遐想,在一个温暖的晚上,共存于安徽省黟县碧阳镇一个小乡村中。

前不久,当“首届国际乡村电影营造季”在碧阳镇丰梧村启动时,这片皖南乡村的土地散发出的注定不再只是偏居一隅的乡村气息。而这一切,都源于一群数字游民的到来。

告别传统打卡上班的工作模式,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远程工作,不受传统工作地点束缚,追求自由、灵活的生活方式,这是数字游民的大致画像。

在碧阳镇“黟川两岸”创意街区,有一个数字游民、自由职业者、创业者和乡建者们“共居共创”的栖息地——“黑多岛”数字游民社区。岛上居民“工作但不上班”,“边休闲边挣钱”,不被定义,另类生活。

跳出“格子间”

似乎是一种告别,入住“黑多岛”的第一晚,有人关掉了之前设置的上班闹钟。

清晨,阳光照耀下的石桥泛出温和和古朴的光泽,从枝头不时传来的鸟鸣将人叫醒。在这里,23岁的朱文静说,她过上了想要的生活。朱文静是“黑多岛”的常住居民。来这里前,她曾在杭州从事跨境电商工作。

2024年12月,由安徽省商务厅主办的安徽省全球数字游民联盟成立大会在“黑多岛”举办。随着数字游民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他们的到来为白墙黑瓦的黟县注入了“多巴胺色彩”。

此前,朱文静每天朝九晚五,但这种工作和生活并不是她想要的,

她厌倦了紧张的通勤,为迟到一分钟被罚款而焦虑。比起通勤和工作压力,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在格子间找不到价值和意义”。

想到辞职,朱文静又有些犹豫,“上班虽枯燥,但每个月到手的工资能让人心安。”喜欢旅游的她关注到“黑多岛”,来此参观后,想做数字游民的念头愈发强烈。今年春节后,她正式入住,成为数字游民。

因为喜欢旅行、有运营推广经验,朱文静“登岛”后主动向当地社区申请工作。根据朱文静的特长,社区给她安排了一份新媒体账号运营的工作,并给予一定的工作补贴。

做了喜欢的事情,又有收入,朱文静觉得,比起在“格子间”里面对数据流量、文件报告,这里有一种脚踏“实地”的实在感。

去油菜花地里拍照,坐在山坡上看日落……朱文静在微信朋友圈分享着工作日常,置顶文案写着“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不少朋友询问她的近况,她兴致勃勃地介绍起这座小小的“黑多岛”。

游牧分享、灵感食堂、稻田诗会……在“黑多岛”,丰富的社区活动散发着吸引力。大家聚在一起头脑风暴,碰撞出创意的火花。

游民变村民

在“黑多岛”数字游民社区联合创始人吴永泽看来,不少人都有过远离城市、寄居山水的想法,“数字游民不过是真正做出改变的人”。

“目前岛上有58个房间,入住时间最低2周,最长不超过3个月。”吴永泽说,这样既能保持社区活力,也能激发居民的创造力。

来到“黑多岛”后,身为导演的

席世伟仅用两天时间,便构思创作出一个电影剧本。他认为这得益于“自然的治愈感”。

“过去,写剧本、拍电影、搞策划,忙的时候顾不上吃饭,闲下来就看片子。”不规律的工作状态和生活方式,使得席世伟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后来,他来到了“黑多岛”。

由于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和深厚的行业资源,席世伟受邀成为“黑多岛”社区联合主理人。吴永泽介绍,社区主理人要链接资源、对接项目,让社区居民有事可做,有钱可赚。

“数字游民其实是在追求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模式,而不是不工作。”吴永泽认为,数字游民社区的功能并非仅仅提供场地,而是帮助这个群体找到更合适的工作、过上想要的生活。

当初,吴永泽来黟县旅游,被这里的自然人文吸引,决定留下来振兴乡村。经过一番考察调研后,他最终决定将“黑多岛”打造成一个充满艺术、人文及烟火气的共享社区。

2024年7月,“黑多岛”建成并迎来32位“岛民”。首批成员是从200多位报名者中筛选出来的,涵盖AI创作、设计师、财务规划等各行各业。

如今,“黑多岛”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系统,包括线下“岛民”、共创伙伴和线上注册用户三类群体。目前,已经有500多人申请入住社区。

吴永泽说:“由于社区发展和业态增加,不少游民找到自我与农村的契合点,通过开设实体店或工作室,定居下来变成村民。”

寻找非标准答案

“首届国际乡村电影营造季”是由“黑多岛”电影社区联合主理人严

浩、席世伟发起的一个策划。

虽然身处乡村,严浩的视野却是世界性的。他希望以此建立国际青年导演共创平台和发布平台,讲好当代中国乡土故事。

活动邀请了25位国内和国际的青年导演进行作品展映和在地创作。现场不仅有“黑多岛登岛电影之夜”,还有探讨“如何在乡村进行在地创作”的大茶缸创作论坛。

探索乡村影视创作商业化路径是吴永泽与几位社区主理人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将2025年定位为“沉淀之年”。

这个计划的大致框架包括:利用100多部院线电影曾在黟县取景的优势,孵育“电影数字游民社区”;结合黟县美景,邀请各地“驴友”参与开展户外社区旅行,为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吸引艺术设计方面的人才入驻,一起学习、创作。

当地对此十分支持。2024年9月,《黟县支持数字游民共居共创政策10条》出台,明确设立三个“100万元”资金,支持数字游民招引、创新创业及创业投资等工作。

黟县团县委书记、数字游民专班办公室主任汪泓介绍说:“第一个100万元是给住宿补贴,第二个100万元是让他们参与城市更新建设和乡村振兴,第三个100万元是支持他们创业,孵化下一步的产业链延伸。”

如今,吴永泽时常在思考:到底是什么是数字游民,数字游民社区应该是什么样,会给当地带来什么?同时,他不确定数字游民的工作状态和生活方式能支撑多久,最终是否回归到朝九晚五。

“可能最终都与这群不想被定义的人一样,只有在实践中寻找一个非标准的答案。”吴永泽说。

来源:工人日报